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二
論語

460
17

申書正解

卷之十二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二

殷其祥哲維

丹陽吳基孫右彙輯

受業門人陸觀成駿聲仝校

盛欽軾又瞻



子路第十三 凡三章

子路章全旨

首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諸久無倦非以益先勞也正所以成其為先勞也意無兩層○特說謂先勞就身上看無倦就心上看不知身心一理身先身勞就心是根心上做出何待無倦處方說向心上去耶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動不怨

參大全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凡民之從則以身率先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

仁12
460
2

長必先之以弟則行無不興矣凡民之事則以身勤勞之如循行所阻勸課農桑之類則事無不舉矣
析請饒氏曰集註先行勞事雖是分本末而言其是皆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
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合參子路以為政亦多術矣故請益于先勞之外焉夫子以子路好勇未免喜有為而難持久故告之曰吾何以益術哉亦惟于先之勞之者持之以久而始終無倦已耳雖民行已興而先之者愈加民事已舉而勞之者愈力能如此而政無勿盡矣

析講常常先勞即是無倦方不與進銳退速者等是固不益之益○無倦要切于路說倦乘于惰者易知而伏于勤者難知倦因于怠事者易見而生于喜事者難見故欲其無之○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義焉乎是二者而已子路之意在先勞之外夫子答之不出乎先勞之內

仲弓章全旨

此章見為政篇論大體首節告以為政之太體次節告以舉賢才之太體首節當三平講次節當就舉賢一事另講時說有以賢才包貫通章者有以先有司包貫上節者皆不可從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
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合參仲弓為季氏家宰而問政于孔子子曰政有大體如衆職之修廢宰之任也凡事必先分任于有司使各專其辦理而吾惟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庶獄之平反宰之任也于大罪不得不懲而于凡民無心之小罪則舉從寬赦以開其自新之路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人才之用會舉之任也于賢有德才有能者則舉而用之與之同升則有司皆

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為宰之政何以出此

析講問政是問為宰之政須切為宰說有司宰所統也刑罰
宰所用也賢才宰所在也舉賢才不兼已用者說有司各司
一事者先字對後考其成功設省成而報最之未始非綜理
也赦止小過則大罪不容可知○大全朱子曰凡為政隨其
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
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
其虛寔之成○宰家臣之長○宰之所屬有典財穀者典其
賦者典禮樂者○小過是凡民無心之愆不必作有司之過
○舉賢才即古鄉舉里選不限定舉作有司麟士曰按諸說
宰字解如是時說緣要冠冕看作家宰太宰宰字可笑

曰為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焉於度反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六

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聞
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若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
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

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參序仲弓又問曰一人之聞見有限焉能盡知賢才所在而
舉之耶子曰所謂舉賢才者豈必盡出下已哉爾雖不能盡
知豈無一所以知者但已知者舉之其下爾所不知者人亦
必有知之矣秉彜好德人有同心人豈肯舍諸而不舉耶人
之知即爾之知何患賢才之不盡知不盡舉

哉此舉賢才之大體亦即為政之大體也

析講蔡氏曰但自舉其所知之賢才則自有以感人好德之
心化其嫌嫉之念而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不必皆自我知
而自我舉也故見聖人用心之六此舍上三句皆是執要行
簡之事○焉知紹註盡字仲弓非患金不知只患不盡知○
按淺說人豈舍之而不我告似多此周折本文只說爾知爾
舉所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天下賢才也必要人以
知者告我皆使我
舉則反然私小耳

衛君章全旨

此章見明倫為治之本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首二節言衛政先正名下凡子路迂之而詳示以名之當正也未簡結言君子必先正名言無名不正是正名而已矣與必也二字正相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及平衛參蒙引孔子時自楚及衛子路以為將仕衛也乃設問曰衛君若虛位以待子而後為政則子之所施設當以何為先析講為政二字屬衛君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也此子路設此問以觀夫子之仕衛不在衛也○出公蒯聵之子孟子作孝公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參序子曰政莫大乎正倫使我為衛為政必也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使名稱其定可乎

析講王觀濤曰名是名號正名者使名與實稱而君臣父子之名分皆秩然有序也本君身說蒯聵避罪奔亡即不得以父靈公未始不可以子衛輒輒嫡孫篡此即可令國人有君而何得令吾身無父子定有父而視為仇祖定有子而孫為代名號不正如此夫子為政于衛焉得不以正名為急務耶○正名之說衛為政之先務不是說我之仕衛如此然意則為輒之禍祖仇父而發也以此答奚先之問非惟見衛君不正而不與之而亦示已不仕衛之意矣○陳新安曰蒯聵乃輒之父也蒯聵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輒輒繼靈公是禰其祖○夫子口氣中不可明說據國拒父等事蓋無非衛君之理觀子貢托夷齊以問可見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令參子路一聞此言不深思其意而率爾妄對曰有如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近于事情也為政自有急務惟取今日所當行者行之奚必以正名為先也

析講大全馮氏曰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

二年矣子路之謂迂者蓋為輟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參序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但凡事理于其所疑而不

知者則姑闕之不言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若此

析講劉上玉曰闕如二字在心

上講言此心闕然不敢自執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各不當其實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合參我之欲死正名者豈迂哉亦見夫各為萬化之原一不

正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耳蓋名者各其定也若各一不正

非君臣而強名為君臣非父子而強名為父子則稱謂之間

便有碍而說不去了則言不順言既

不順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則事不成

析講大全陳氏曰集註于正名各不正此三以定字言蓋各

當其定則名正名定素則名不正意字于名最緊切○言字

不泛即指稱其名之言說事不成不是事不成就事即成就

也不成今事體如此則禮樂不興○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

便不消說禮樂不興○各不正知是是父乃不父之定是祖

乃父之便是名分不正也名分不正則口頭說出有碍如說

父是我仇祖是我父于理順乎言不順便行不去如把祖做

父把父做仇却與兵拒父祭祖國祚便不成今事體此事字

與下註中政事之事不同此事字屬于已者政事事字屬于

人者禮樂刑罰皆由各分而起如父子則行父子之禮祖孫

則行祖孫之禮安頓得有次序便是禮無那垂爭意便是樂

今父子祖孫倒置如此則禮樂安在如犯父與犯祖不同刑

律分明斬民知趨避苟名不正則論刑之際欲從犯父準于

欲從犯祖律平出人輕重俱失其平矣教民如何措手足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法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

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參大全至干事不成也而又何事不廢哉其措諸一身之間者顛倒錯亂而無序悖戾乖爭而不和而禮樂不興矣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刑罰所及非不善人而不中刑罰不中則民欲為善而善幸不免欲為惡而惡不可為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措手足乎夫各一不正之弊一至于此

析講各不正句是大頭腦下五者皆其流弊也各一不正下五者便一齊都到但節節推出來耳非有先後次第也名即君臣父子之倫言者稱此名者也事者行此名者也禮樂者節文此名者也刑罰者所以輔翼此名者也而民安者又所以固國而使名分之久而不替者也各不正而至于民無所措手是則流弊已極而國不可為國矣○自言不順至禮樂不興就害及自身言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有和之謂也事失其理而不和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而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魯公欲立公子伋鄆鄆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蒯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小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下請於方伯命公子伋而立之則今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一告之之謔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參家引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知名不正則言不順故惟無所名則已名之必要正而可言若不言不敢名也知言不順則事不成故惟無所言則已言之必要順而可行若不可行

不敢言也必可言必可行不敢苟之道也君子于其稱名之言務求當其寔無所苟且而已矣名之一事苟則其餘者亦名之一事不苟則事成禮樂與刑罰中此
外無餘矣然則為政必先正名非迂也
析講此節以名字為主言即言此名行即行此名也名必可言對上言不順說言必可行對上事不成說末二句見緊要
只在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正名之外無他急務也○此節要提起各之二字看二必字着力說是務要如此之意二之字指所各所言者說君子於其言二句只是各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言也註一事猶云一件苟即名不當寔便是苟也餘皆苟指言不順以下諸條而已矣三字見得一正名便罷了該得刑政禮樂等事首二句
正言此二句又反言以決之

樊遲章全旨

此章是夫子廣樊遲以經世之學術重在上好禮三版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參序昔樊遲以務本為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子曰惟老于農者精于稼吾不如老農安能為子言稼也圃之事比稼為易請學為圃子曰亦惟老于圃者精于圃吾不如老圃安能為子言圃也析講吾不如老農老圃隱然見吾之道初不在此區區稼圃間也伏未節意在內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參序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不悟也又責之曰稼圃之事細民之事也須既欲事其事則亦人其人矣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須之所為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小人以位言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太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以上推廣而對言之小人猶言農人圃人

也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為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強居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纒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樂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參大舍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誠好禮而莊以持已則民莫敢不敬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莫敢不用情夫禮義信盡干上而敬服用情類應干下如是前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皆問風向慕襁負其子而至自歸之而為之耕稼矣豈用自耕稼哉如遲所請不但不屑為亦不必為矣

析講蒙引自上好禮至末都是吾不如老農圃之意麟士云稼圃之問只主細鄰近種為確無隱逸忘世意則民云者言上如此民即如此也此節全要根大人經世之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語頭便顯奴失主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對稼圃字通是儒者當學為大人之事上字對小人而言只是治民之人便是不必指為君者說三好字都要根心裏說到用上去凡出身加民處俱是用也敬服用情三段就一國之民應王言下四方之民則聞風而至者也夫如是四句總見稼圃之事非惟不屑為亦不必為意蓋大人之學術作用如此不小正吾儒所當學者不論窮達也末見通雖未得民而治而禮義信之學不可不裕乎平居今何不學大人之事而欲學小人之事哉王觀

濤曰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好禮則根心不敬而達之乎品節文章之盛皆禮也好義則根心之制而達之乎張弛舉措之宜皆義也好信則根心之誠而達之乎

達之乎張弛舉措之宜皆義也好信則根心之誠而達之乎

條教號令之不敢欺皆信也用情猶云以寔也謂致其誠于我也

誦詩章全首

此章見學詩貴以心得為寔用也註本人情四句見詩有資于政其言二句見詩有資于言詩本有用故貴善體驗以致諸用也未多字正與三百字相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夫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理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參大全子曰詩之為用至無方也人情邪正苦樂咸見于詩其邪其苦此見風俗之衰本于政治之失也其正其樂此見風俗之盛本于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于政詩之言詞多婉曲風諭而不諷致使若所以傳君命措詞最難不委靡則流于弱而取侮于人才剛直則又激怒而貽禍于國讀詩而有得焉則婉正得體不辱君命而可以專對若誦全詩盡三百篇可謂多矣宜其達于政而能言矣乃授之以政不達于政使于四方不能專對應對是徒有記誦之功全無心得之益也則誦詩雖多亦奚用哉

析講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于政朱子曰其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間巷至鄙俚之事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施業者莫不備諸于詩有得則知如何是合微底事如何是不合微底事如何于政不達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詩之教溫柔敦厚于詩有得必是于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不達如不當行而行當行而不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于理皆是非謂不通也專對是自己長于詞令不煩介使助之也不能專對不是詞莫措只是對答不善尚須介紹之助也。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已語助詞。黃氏曰亦觀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詩耶踐行耶爾粹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于心夾洽而貫通體之于身切寔而專確則笑不能之足患哉

其身章全旨

本耳

此為當時之上者詳于法令而忽于躬行者發見教民者當以身先令民為善亦不可廢但身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參子日上之教民也不在于令而在于身若使在上者盡倫理謹言動而其身正矣則表率有地雖不必強令以擊使之而民自率從化無不行也若其身不正而徒以言教雖號詔諄切亦不從我以正故正人必自正已始

魯衛章全旨

此夫子感于魯衛之表而嘆也兄弟是相似而無優劣之謂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參存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似兄弟也

析講遺風猶在而無人以振起之有惜之之意有美之之意須重魯看以魯秉禮教而不同于衛故夫子嘆之○大金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此夫子口中此等意要渾然不露

子謂章全旨

深求

此夫子取衛大夫以風世意當時世祿之家估儉成風子荆獨不然故夫子稱之足在知足上不必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異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異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

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參大全夫子慨世祿之家多質後而稱公子荆以示則也嘗謂衛有公子荆者以世祿之尊乃能善于居室而

有恬淡之風焉何以見其善也蓋公子制本
凡器物用度當其草草初具而始有也他人心
而後為快則曰今日已苟且矣當其漸漸稍備而少有
也在他人心必求其盡當其後為快則曰今日已苟且完備矣
當其充足有餘而富貴有餘於他人必求其精美而後為快則
則曰今日已苟且華美矣彼序有節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
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
蓋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官之法

析講三有字不止是器用家中凡事所須者皆是善居室善
治家也三矣字見得劑之知足處處家而曰善只是註中循
序而不欲速有節而不期美意蓋驟心勝者每病于速成
貪心勝者務求于多得可見處家之難而子荆獨善也○陳
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
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會無盡
美之而亦不以其不期美也

子適章全旨

此章因感衛民而發王道之全不崇着衛民上富
教總是保其庶二加字見聖賢惓惓為民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序子適衛冉有為之御車而行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參序子見衛之人士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眾也蓋愛
其民之既眾而澤可遠施亦嘆其治之無術而徒負此民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參序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庶然不富此于庶也既庶矣
當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厚其生而庶不可保
矣必也制田里薄稅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
析講既變峰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是也里是所居之里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
也民出粟穀里出布帛有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

之之道石山全氏曰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民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矣序冉有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然不宜止于富也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無以正其德而富不可保庶亦不可保矣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間而王道大端盡于此可見

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析講衛之始封康叔受引養引恬之命以保入斯民受宰考

率弟之命以作新斯民此富教之法程具在也惜乎此時民庶雖存而康叔之政已衰矣庶哉一嘆便隱然有富教之意在言外富之內以制產以阜其富薄斂以藏其富意立說教之內以建學為立教之地明倫為施教之方意立說二者一加則既庶之民可保矣蓋庶而不富則迫于飢寒難保此庶之不離散富而不教則禮義不聞難保此庶之不相殘故富教二字俱從庶之一字加之非富加于庶教又加于富也庶矣哉作頭下富教都是為庶也庶哉一嘆幸衛之有民而又慨衛之徒有其民故兩有加施之問○加猶施也非有益于庶也庶在民者也富之教之全在兩之字是責成在上者意要體會○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主作君師之事也

苟有章全旨

此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以望世之終其用之意全重首句下暮月三年俱用我語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

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季太全夫子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固無功我者矣苟有人焉不病吾道之難行舉國以從而能用我者雖用至暮月十年之間而國政之弊者以革廢者以興大綱小紀漸以就理庶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治功已定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

析講張氏曰三年之所成者即舉月所立之規模充之而已○用我非嘗試而使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暮月而大綱小紀次第可舉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于道也○葉少蘊曰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弼善豚弗飭賈男如行者別于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三年之久哉○附錄年譜孔子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云云在衛月餘去衛適曹曹人不荅去曹適宋

善人章季言

此夫子見當時為上者以殺此殘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道之化非不足之詞誠哉是言有慨慕願見之意是信善人之治非也信其有是言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勝殘去殺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者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參太全夫子思見善人之治也曰古語有云善人為邦而治天下累世相繼至于百年之久則善之漸染于民者深亦可化殘暴之人使皆歸于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吾得見善人為邦斯可矣析講把處要提古語字友見二句是成語善人是有善于已者善人則既感化之有機而治天下百年則又積累之既久故可以化惡而去殺勝者化之使善迹俱泯也誠哉是言蓋度其理勢之所可至而信古人之言不誣也春秋之時已成殘殺世界道息古語全是由亂思治意○人非生而殘特

子不善而無善者以俱率薰陶故殘不勝而殺不止且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可盡去之意善人極功只到得此地位○朱子曰殺斯來動斯和民日遷善而不知此聖人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也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于善不阻刑辟如文景之世幾致刑措豈不是勝殘去殺○尹註者夫聖人云云暗含下意思

如有章全旨 此見王者之治無近功如有二字有企慕與望之意總是想爲君者知非王道不可以治天下非悠久不可以成王道也

子曰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武問三
年必世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一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浹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精久何以能致
合衆子曰世之論治孰不稱王者之仁而仁亦未易言也知

有聖人受命而興而爲王者欲德教浹洽于天下無一人之不善必其仁心仁政薰陶漸漬積累至十一世而後久道化成天下同歸于仁也夫豈速效者哉治以至仁爲極而仁以必世爲期彼以且夕責效者隨矣
析講王者謂有德有位有時者也仁字主王者之仁仁政浹洽乎人心移易乎風俗者言所謂薰蒸透徹融洽周遍無處不然無人不然者也決是自內及外皆仁之意○大全朱子曰自巳之仁而言之這個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個道理浸灌透徹○饒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漸仁摩義節禮和樂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洽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方謂之仁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然必三苗既格華教無處不徹方見堯舜致治之仁此亦見仁澤難洽而王道無近功也○張氏曰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故俟必世而禮樂教化始能融貫浹洽也上文勝殘去殺如能去人之疾仁則使之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

荀正章全旨

此章見八臣 輔治之本

四書章句 卷之六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泰序子曰凡政皆本于身苟自正其身矣遵守禮法輔上帥民將見形端影正今此惟行于大夫而從政中何有如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其如正人何哉此可見從政者正身爲要也

冉子章全旨

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以正名分之意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納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

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致冉有之意深矣

乘序冉有爲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子曰退朝有常期今日何獨晏也對曰適有國政而議之所以晏也子曰此必其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吾嘗爲大夫今雖不見用于禮猶得與聞之而得以上下其議終不聞則是非國政明矣夫子言此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致冉有之意深矣析讀吳氏曰政事及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言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事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耳○此夫子據禮按迹以正名分而不以政與家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借禮之稱也○時季氏擅魯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若爲不知者而言此以正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晏非曰晚退朝自有常期今獨遲耳○政與事只論公私不論

大小其事也。勿作疑詞。夫子明知是國政，但議於文則雖政亦事矣。○**真註**有政是定語，但夫子欲說他私議國政之非，故反其詞。

定公章全旨

全章言邦之興喪決于君心之敬肆。定公亦與邦于言夫子要他求一言于心與邦邊重為君難何喪邦邊重不善莫違句前着眼知字一知為君難便不見莫子違之樂後着眼樂字樂莫子違便不知為君之難故肆之係于興喪者如此夫子語意全是警策定公之為君章內四幾字同作期必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參序定公問于孔子曰國之興也恒由善言以致治不知一言之間而可以與邦有諸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必期其在與邦之效也

析講蔡氏曰前字讀作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與亡之關紐決焉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參序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為君以主治其責甚難為臣以輔治其責亦不易當時之言如此

析講為君難者上承天命而下係人心也為臣不易者觀君以承天而治人也總是責任惟艱意且不要說出敬畏來下節知字中有自責自修之意天下皆有憂勤惕勵之君而不能致治者故曰一言可期于與邦○麟十七云一句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其人言中是作低卑非是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與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

臣也參序為君者知因此為君難之一言而能知其難也則必戰

兢以圖之無一事之敢忽而天命可凝人心可固矣

然則此為君難之一言也亦可以期必于興邦乎

析講知知不是空知是體認為君難一言而兢兢業業以為知之難處就是為難處為難處就是興邦處如知句內帶出思其難而先臣隣以祗勅率臣工以交做意亦好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參序定公又問曰國之亡也嘗因不善之言以致禍不知一言之間而可以喪邦亦有諸乎孔子對曰一言之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必期其有喪邦之禍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予為君他無可樂唯其子之言一出而臣民莫之敢有違背者此則為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析講上入言是言人君下入言是君自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而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與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參序如其君言之善有關于國計民生而人莫之違也則喜起致洽不亦善乎如其君言之不善有害于民有損于國而人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于耳君曰驕臣曰諂而國不可保矣然則此莫違之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喪邦乎

析講大全金氏曰興邦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耳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心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必曰如其善不善○蔡氏曰莫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開出善不善兩路相形聖人詞氣溫和如此重如不善一句○言莫予違兼臣民言莫之違單指臣言言之善如有關于國計民生

之至計不亦善乎不措治言猶言無不可者如云君樂臣之從善而非驕也臣樂君之有善而非諂也此二句只以起下二句意不重意只重在答爽邦也君驕臣諂則國事日非故爽邦也

葉公問政

此見為政以得民心為本夫子告之以此欲葉公驗民情以自考也

音義並見第七篇

序楚令葉公問政于孔子

附錄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各諸梁忠于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自公勝作亂殺于西子期劫惠主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胃國人望君如望慈父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胃乃胃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胃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繼生烹石乞迎反惠主退而老于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合參子曰善為政者亦觀政于民而已民有在吾境內而為近者能使之被其澤而感悅則可以知能聽之政矣民有在吾境外而為遠者能使之聞其風而來附則可以知柔遠之政矣

析講近說遠來非政也所以使之說來者必有政以致之也勿用着力說只依本文云能使近說遠來而政可知矣言外便見得不說來必吾之政善也為政者可不觀之民以自考乎葉公佐楚伯只是以力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心故夫子告之如此○大全黃氏曰有意以求其悅且來則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政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悅非驩吳如近之則不厭來非強附如遠之則有望是也○存疑問風不是聞近者悅之風乃是聞為政者之風○附錄莊氏曰楚以囊瓦之不仁殺卻宛而興謗而近者不悅拘唐祭之君以求馬佩而遠者不來故楚難以興若不反其道何以為治

子夏章全旨

子夏規模狹隘。夫子直以王道之修遠博大者期之。無欲速。二句戒之也。下指出賞戒之故。全在心上說。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言父魯邑各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合參子夏為魯莒父邑宰問政子曰為政有一弊方為其事旋責其效是為欲速子之為政必無欲速而需之以從容持之以悠久可也但于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子之為政必無見小利而廣大其志意宏遠其規模可也何則政以能達為期然必有漸而後可達若欲事之速成則凡所措施急遽無序或限于時勢之難通或阻于施為之弗逮而反不達矣政以大成為期然必所志者大而小者不得以域之若見小者之為利則志願易盈所就者小澤不能以遠施化不能以廣被而大事不成矣可勿戒乎

析講欲字見字有味蓋政有遠近皆自心之所欲始政有大小皆自心之所見始欲速者有躁心而始事則急于責成也見小利者有隘心而小功遽以為效也一欲速則為教為養便不能次第施為了如何可達一見小利便以在日前經營了如何成大事此其所以當戒○欲速則不達如十日路一昨日便要到必至車馬傷而反不得到矣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慕伯功之驩虞便昧于王道之廣大矣○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器能自立不致為節節累斂賊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矣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于遠大故曰大事不成○按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此就其為政之心而指于夏所有之病也○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俱在心上戒他

葉公章全旨

葉公論直以述夫子論直以心之真述天理人情總不外真心

素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素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而行無私比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已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尚如此直何如乎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

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賢喪殺入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參大全子曰吾黨之所謂直者殆異于是爲父者爲子隱其過爲子者爲父隱其過不以聞之于人蓋父子主恩委曲以全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情理所當然順理而行而直在其中相隱之中矣證據何爲哉

析講相隱內含望其改過遷善意此隱處亦是非太故非十分絕天理事也若石磻不隱其子厚李淮不隱其父懷光此以大義滅親又當別論○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于天理人情爲正雖曲亦直也如學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直者信心而行愜心而止非徒直身而行也證則直在而忘其親隱則一念知其親而忘其直子父相隱適得子父相爲之心天理上宜有此幹旋人情上宜有此轉移故曰直在其中此章見仁道不外乎存心之有常也以心字作主居處三句是存心雖之二句是常在此心却要下

樊遲章全旨

氣說下勿斷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

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
 充之則辟面盎背推而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樂
 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大之愛人其最後乎

合參樊遲問仁子曰仁者隨時隨處而威在者也為仁者亦
 體此理于心而不忘已耳時乎居處此心無所作焉必儼然
 肅恭而不敢惰慢而心存于居處之時矣時乎執事則此心
 要應事必肅然敬謹而不敢怠忽而心存于執事之時矣時
 乎與人則此心視人猶己必極其忠誠而不敢欺僞而心存
 于與人之時矣且此恭敬忠之心要固守勿失雖之夷狄
 不可離而棄之也心常存則理常得而仁在其中矣

折講饒雙峰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于容貌上着个
 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若心不在事上為事便要鹵
 莽所以着个敬至于接人則此心須要視人猶己不可容些
 欺僞所以着个忠○居處時恭則仁便在居處上執事時敬
 則仁便在執事上與入時忠則仁便在與入上若能常常如
 此雖之夷狄不棄此仁便無間斷○存疑恭則一身動靜皆
 由于理矣敬則事事皆得其理矣忠則待人不失其道矣故
 曰心存而理得○恭是心不慢敬是心不肆忠是心不欺

者仁之隨在與各非用以檢束此心為仁也○居處在未應
 接時不單照居獨處執事與人則應接矣謂之離者舉夷狄
 之地以見無時無處不當操存恭敬忠而弗失也

子貢章全旨

此章重行已二字首節用世之才亦根于行已之
 志次節立本才雖不足亦近于行已之有耻者三
 節本末皆無足觀然猶愈于行已之無耻者故皆可以為士
 末節今之從政只因行已上全虧了有才無才俱不足論
 章要見聖人取節之意蓋才節兼全同士之最優下此則字
 可無才不可無節此聖人論士之旨也○胡氏曰須看本末
 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
 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
 次則本末皆無足取猶不失為自守故
 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

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者

參大全子貢問曰五霸士居其列四民士為之先子何如斯不愧其名而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以守身為本亦以適用為能若其行已也以道義為本閑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為是其志有所不為而本立矣及其出使于四方則剛柔合體一言一動皆足為國之光而不辱君所以命我之任是其才又可用而足以有為矣有體有用如此斯可謂之士矣
析講不曰立已而曰行已就行上看出小人耻心蓋耻已之不為聖賢有無限作用在可以有為即寓于有所不為內也與不屑不潔者稍別才足有為不止使事不辱命特行已有耻之太端故揭言之四方以鄰國言不辱凡威儀進退言辭之盡善皆是不但專對之能也是副其名故曰可謂之士矣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參序子貢又曰全才不可多得敢問其次于此而以為士者子曰士固以才志兼全為貴然與其志不足寧可才不足今有人焉能盡愛敬之寔內而宗族則稱其孝焉外而鄉黨則稱其弟焉此其才有所不足而本

本以立者亦可以為士之次矣

析講大全子貢曰孝弟豈不是第十等人而聖人必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國守下夫之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餘氏曰行已有耻是事事不待且孝弟只是士行中之一端類孝類弟以鄉黨宗族見之必真故取以為據○蒙引孝弟為仁之本乃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止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此章所言是只此二者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善經 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參大全子貢又曰孝弟亦難盡者敢問其又次而以為士者

子曰言行人之太端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拘執今有人焉知言貴信而亦必信知行貴果而亦必信

而亦必果然執其小節堅確不移與太人之變化合宜者有異始識量淺狹之小人哉然而非惡此與誕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管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凡十筭之

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參序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可為士乎子真曰噫此斗筭之人鄙細器量所容幾何本末既無

足觀言行亦無可何足算而數之也析講大全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皎皎意思這章却是大段

平寔平寔見有恥不辱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大皆是要向平寔處做工夫每問皆到今之從政却問錯

不得章全旨

此夫子為傳道計道純止于身惟中行可以傳道思狂狷思其可造于中行也必也句虛下一句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編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患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今參子曰吾之道中而已矣中道而行之士本吾所欲得以得道者也今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必也其士之狂狷乎吾之有取于狂狷者何也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而狂者則志氣極高進而為以取于善道非卑汚者所能勝而狷者則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為而自然有所不為也各就其過不及處而皆加以激勵裁成之教即將來之中行也微斯人其誰與歸

析講 太全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一行者○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微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蒙引此章言中

行狂狷雖據現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上做出的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重質○剛毅本納近仁亦如此煇看自見○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于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必也二字見不是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人情退托狂者獨進取識高志遠進而取則古人意想不在尋常叔季之間但偏于高明少寔地工夫耳人情無所不為狷者有所不為節守精嚴有獨立不變之操但偏于拘謹少開拓工夫耳○進取不為本當一把志極高守有餘說到後來激勵裁抑內方有行不掩知未及意激勵是鼓其不及裁抑是損其過狂狷皆有也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如狂者則激勵之使行必副其志裁抑之使所志必寔于所為而不為虛狷者必激勵之使知必極其守裁抑之使守固必由于知明而不為隘蓋必進之于中道而非與其終于狂狷已也

南人章全直

此章謂無恒者雖不醫不可為且毒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無恒也亦寓思有恒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

恆胡登反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究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參太全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夫人立心制行而無恆久之道則在我者無定守何所用而可雖坐醫賤役亦不可為矣蓋巫交鬼神而無常則誠意不足而神不之享醫治病疾而無常則術業不精人何敢寄以生死哉此言誠善夫
析講無恆無常久之心也○周禮春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國有太災則帥巫而造巫恆誑坐恆巫之有常者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七爻辭承進也

合參然恆之有無不惟術業係之而榮辱且係之矣易恒卦九三爻詞人君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獨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亦承之羞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承奉承之承如人送着辱與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亦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合參孔子既引此詞又曰無恆取羞易有明訓而人顧多無恆者亦不玩此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而惕然知警矣何至于無恆哉

析講爻動則謂之占不玩其占者言不玩此爻詞也○朱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與人交際亦殊和入是非可至上官和全是以道倡和不相違悖同但欲以意相調為一同出于私即無所異亦和也如同流合污隨聲附和究不得謂之和夫子分別言之欲學者察其義微也張南軒曰和者和于理同者同其私和于理則不若同同其私則

不能和極明白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爭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參大全子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則視人猶己與物無忤固極其知然惟理是視是非不假而不苟同于小人之心私則喜狎昵懷阿比所以常同然各爭利樂忌刻而不能和處乎衆外相似而內寔不同如此○折講此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說與周比就用愛說者不同○大全蔡氏曰不同就在和中看出不和就在同中看出○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爭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如韓范富諸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處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鄉人章全旨

此章以類字作骨子貢欲稽人于好惡之同夫子則決人于好惡之類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參大全子貢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若也若有一人焉鄉人皆好之何如意其行成名立者乎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同流合污也子貢因皆好不足恃又轉而問曰鄉人皆惡之何如意其道高毀來者乎可爲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詭世戾俗也蓋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不如各以其類自爲好惡如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于君子則有可好之寔矣其

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是其立心之直又不
苟同于小人，則無卑污之行矣。方可必其為賢也。
析講子貢謂皆好之，是所為之善合于衆情，皆惡之，是所為
之善異于流俗，皆擬其為賢也。兩未可，皆謂未可遠信，其賢
也。子貢之論病在兩個皆字，未免專靠鄉人一邊。夫十分別
出，個善不善來，正要他從自己識見上討，個明白耳。○蔡氏
曰：未二句，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
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
其恭，不善亦易嘗惡之耶。○善不善非對說，要把善者之好
參之以不善之惡，而人品始定耳。玩本文，其字自見。○王觀
禮曰：善者好，其同也。不善者惡，其異也。
色合觀之，則此一入有善無惡可知。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心待物之
不同，全在公私恕刻上分別。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
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
參序子曰：為人上者，以一身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固有任，其
勞而事之者，亦有投其意而悅之者。若夫君子之人，易干承
事而難于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見道，不見欲，
若爾狗逢迎，悅之，不以其道，必拒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
及其使人也，則以恕心待之，隨才器使，有長皆可放，事之不
亦易乎？小人之人，難于承事而易于取悅也。何也？小人之
心，私而刻，私則見欲，不見道。若悅之，雖不以道，彼亦忻然而悅
也。悅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以刻心待之，必求其全備，
而後快焉。責望無已，時事之不亦難乎？此用人者一
念之間，而相反如此。此人君選任大臣，不可不察也。
析講公私就持已說，恕刻就待人說，兩段各首句是，冒各下
四句正詳之。君子易事句，虛下方說出公恕字，惟心之公正
故不說非道而見說之之難，惟心之乎恕，故器使而見事之
之易。小人反是，玩爾字與及其字俱宜，串說勿平對。○馮氏

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之得政者而言韓氏曰君子悅人之
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才隨才器使而天下無
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已之不同泰驕在氣象上看
迹相似而實不同故夫子辨之其所以不同者根
心之循理逞欲來蔡氏曰泰驕俱有尤然自足氣象然細看
自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
負才勢者氣象泰主自得驕主傲物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泰大全子曰君子小人之氣象皆根內而形外者也但自其
安然自得者言之則為泰自其倏然自肆者言之則為驕二者
者不可同日語也君子惟理是循下愧不忤無入不自得故
外常舒泰而不是矜已傲物或涉于驕肆小人惟欲是逞志
盈氣溢恒以之自誇故外常驕矜而不是從容
不迫有得于舒泰其存心異故氣象不同如此
析講大全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驕則

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不驕矣而未能泰者有之蓋雖能制
其私而涵養未至猶未免乎拘迫也陳新安曰此以泰與驕
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太學以泰與驕合言
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直觀之可也
剛毅章全旨 此示人賞全天資以求仁無私欲而有德仁也剛
毅則不屈于物欲心常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
至于外馳天資已近乎仁可不因是而加功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
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合參子曰仁雖人心所固有而亦不能不拘于氣質之偏若
夫剛而氣質堅強毅而氣秉堅忍木而容貌質樸訥而言謏
遲鈍四者之資質為近乎仁蓋仁無欲而剛毅則不屈于欲
仁在內而木訥則不馳于外豈不與仁相近
乎由是質而充之以學則可以與仁為一矣
析講聖人之意乃是言如此之人于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
正須寔下求仁工夫以求至平仁也○蒙引剛就體上說毅

就用上說木就容貌上說訥就言語上說四者之質于本真俱不受傷各近仁非兼備而後近也近不是自此至彼之謂只是資質用事未加涵養自有不足處故此曰近若說到涵養究竟處便直謂之仁不謂之剛毅木訥矣○毅是耐久與剛有別

子路章全旨

此言士貴全養而又各善其施見造就子路之意因其行行故告以切切一段因其無所取義故告以明友兄弟一段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惇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乘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參蒙引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之質性貴于中和必其人已相接之際切切如情意之懇到惇惇如詔告之詳勉而又怡怡如一團和氣之可拘其氣象如此非酒養有素而化其氣質之偏者不能可謂之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于朋友則規過勸善切切惇惇無有善柔之損于兄弟則式好無尤怡怡然無賊恩之禍蓋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恩義兼盡而施之各當士之為道何以如此

析講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疎畧未能惇惇亢直未能怡怡故曰皆子路所不足○切切三者情意言論容色俱就接人上說如字管上三件此便是剛柔相濟中和不偏而士之能變化氣質涵養德性者不是過矣然只是泛言有恩義朋友二句則別言恩義之所施朋友非全無惇但主于義耳兄弟非全無義但主于恩耳亦是偶舉朋友兄弟言之非二倫之外即思不著如此氣象也須看得圓活○饒氏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只是一句見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又分別其義見養成德性觸境自宜此真所謂士也訓却意在言外

善人章全旨

此夫子深與善人之化非專為即戎而發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昔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參存疑子曰善人之道慈愛惻怛原足以固結民心其于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性教之務農以厚其身教之講武以熟其藝大約積之七年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一旦有事亦可以從事于行陣而即戎矣善人教民之效約畧如此析講饒氏曰善人即為邦百年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蔡氏曰善人教民雖兼本末而言大意只是教他為善教至七

以不章全旨

此甚言不教之失以見民之不可不教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參序子曰戰者危事者平日不曾教民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而遽用之戰則不能有勇知方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是謂自棄其民也

析講太全張氏曰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之知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使之知可馬法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章全旨

此章註意重有道邊憲不患守不足而患才不足故告之如此然只平平對說而默寓輕重以示激勸原憲之意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各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

知食祿皆可恥也。意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參蒙引：憲問世間何事最可恥？夫子欲因其有守而進之，以有爲也。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貴乎有守，又貴乎有爲而已。若邦有道不能爲，而但知食君之穀，雖非枉道，未免素餐恥也。邦無道不能卷懷而猶然食君之穀，則徒貪位而不能獨善。耻也。人未有不自有守而有爲者也。亦未有不能爲而徒守者也。憲勉之。

析講：宋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穀。畧無建明，豈不可耻？○意重有道邊見得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不得甚事也。○按天戴禮

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卒後退隱，下衛。

克伐章全言

此章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當玩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求得爲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章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令參憲又問人心平處而物欲蔽之，則利出焉，如克伐怨欲四者皆心之私，而爲仁之病也。能知其病而禁之，不行焉，私念既過，天理自存，意其可以爲仁矣。

析講：克伐是氣盈者，因已之所有而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已之所無而生。○不行是逐念強制，爲仁矣。是信其仁，故不曰平而曰矣。此雖憲以其所能而問，還宜泛說。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去私以復乎理，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參淺說：子曰：常人之情，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

之于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非有定守者不能可以為難矣若遂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非制之不行也

析講大全胡氏曰克伐怨皆生于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可以為難○朱子曰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有這物在裏纔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若刻草而連其根刻去也○好勝而有上入之心謂之克矜夸而有自滿之念謂之伐怨恨不平謂之怨貪求無厭謂之欲四者合來總是个私心不行者禁止遏抑使不形于外也可以為難只就人情易溺于私而此能力制其私上說大凡欲根在內而強以制之防檢少疎則依舊竊發如以石壓草石去則草復生矣與仁之無私而不待于制者自別故曰可以為云云吾不知何須講得含蓄若太明白便是不不得為仁了艾千子曰不行克伐怨欲緣何斷他是強制要看本原處如何若其不行出于自然便是仁若出于勉强便未仁而其自然與否未可知則仁與否亦未可知也不知是未定之詞○克已于平且則勝得私倒故禮復而可為仁不行則下時強制未行

克已于夫則此私猶伏于內而不可以為仁○蔡氏曰不行與四勿不同四勿是心主于禮非禮則勿之不行是欲根未我只是已發而後禁豈仁者廓然無私的心體

士而章全旨

此章見為士者當心無所累不足為士只就懷居上斷之不必推開說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蔡大全子曰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干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便是利心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于義亦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

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矣哉

析講蔡氏曰不求理之安而徇情之安是亦常人而已何足為士○太全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士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其樂也大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着其累也大○意所便安處如宮室器用之美聲色貨利之私皆是

邦有章全旨

此章概論君子處世之道制行無時而不危見君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

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
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
豈不殆哉

泰大全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君明臣良時可以遂
其直也則危言焉明是非辨邪正言人所不敢言危行焉嚴
取與潔去就行人所不敢行非固欲危其言行也直道而已
如邦無道君闇臣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行焉行以持
身終無可變之理至于言以應物則或有
當孫之時非阿諛以從俗也遠害而已

析講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
守道不徇于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吳氏曰言孫非
失其正也特少致委曲如孔子之對陽貨主孫賈云耳存疑
云此為不居官者言若為諫臣凡說不得言孫不得其言惟
有去而已矣○僂僕降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危

塞焉國無道至死不獲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
以興國無道其然足以資○危非過激只是理當如此孫非
有心避禍但剛以柔用不盡露其危耳亦是理當如此

有德章全旨

此章之意見內得以兼外外不得以信內欲修身
者知所重而不徒求之計勇欲觀人者知所尚而
不以計勇信德仁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育者或僂佞口給而已仁者
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武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
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
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泰蒙引子曰理之有得為德有德者義理積中雖沈默不露
其言而實夫建議之時自然英華發外而順理成章吾知其
必有言矣若夫徒有言者則言論未必皆出于衷衷或是个
便辟口佞底人未可知不必有德也心之無私為仁仁者中

無私累雖醇厚不露其勇而當夫任事之時自然見義能為
 正氣無阻吾知其必有勇矣若夫徒有勇者則果敢未必在
 于正理或是血氣之強發出來未可知不
 仁也蓋由本可以兼末而由末不可以信本也
 析講天下惟本諸心者必而德與仁皆在心上其可必者
 非必之言勇必之德與仁也胡氏曰便使口給無德之言也
 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二或字正也一不必字○有德必
 有言如顏閔善言德行是已仁必有勇所謂無怒則剛是已
 ○投夫于本重德仁抑言勇但扶起謂勇作用人說者定有
 正旨○兩必有最可味無言亦言無勇亦勇也兩不必是活
 說有無不可知不是決
 言其無要玩註二或字

南宮章全旨

此見聖賢同上尚德之意適以德與力並問
 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可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請
臯五報反盪土浪

及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桀而臯
 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
 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
 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
 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
 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
 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參集解南宮适問于孔子曰嘗聞有窮國之君各羿者善射
 篡夏后相之位羿臣寒泥之子臯多力能陸地行舟乃羿為
 寒泥所殺羿即為夏后少康所誅此二子者強力如此而俱
 不得其死所有然禹盡力于溝洫稷播百穀勤勞躬稼如此
 而禹受舜禪稷之後至文武王業成皆有天下與向德失之
 故果安在哉适意欲以羿臯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
 子而謂力不可恃而德有可尚也夫子以與向之理可信而
 與亡之數不可必故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于乃贊美之
 曰适意在賤不義而貴有德即其言而觀其行君子哉其若

人平何人品之高也。卽其言而察其心尚德哉。其言
人平何心術之正也。豈隨今時爲趨向者乎。可比哉。
析講蔡氏曰：適之意在抑力伸德。然以事廢之。成敗禍福爲
言。則世亦有未必然者。夫子旣難據以爲定論。若辨其未
然。又非平日細力重德之意。故付之一默。俟其出而贊美之。
君子之心。自是尚德贊其品。而原其心。聖賢同一尚德之思
也。夫子不答。亦以尚力者亡。尚德者王。理之自然。無復可贊
一詞。非嫌干傷。唯忌于自任之意。南宮适亦深會夫子之意。
不再問耳。出之意卽不答之意。禹平水土。所以爲播種之
地。稷播種。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故皆曰躬稼。那毓羿居
窮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通
義白雲：許氏曰：夏都河北安邑。太康渡河而收。十旬弗反。羿
距之。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太康崩于河南。弟仲
康立。十一歲崩。子相立。羿恃其射。不修民事。其臣寒浞使逢
蒙射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而自立。后相二十八年。浞使
澆弑之。遂滅夏。相之后名諸。逃歸。有仍。仍父母之國也。明年
生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
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

君子章全旨

此章是勉君子而懲小人。見全七之難也。此
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觀君子猶有
偶失。則宜防之嚴。小人必無偶
得則宜及之亟。此是立言本旨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不仁者

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然毫忽之
聞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參淺說：子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若有間斷
便是。不仁。然君子志于仁。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而容或
不仁。言有之矣。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縱天理有
復萌之時。亦不勝私欲之蔽。固未有能仁者也。

析講：本全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仁以心術言。
○有矣夫。是想像憶度之詞。不得泥定。此是夫子提舉人語
正所爲危微之辨。未有二字是決詞。不欲
開依附之門。使小有所藉。以自飾也。

愛之意全旨

此為世之知忠愛而不知所以行忠愛者發。忠愛以心言，勞謙以事言，語勿一字見理，所當然勞所不得不然，所以教天下之為忠愛者，道不出此。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泰序子曰：父之于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不以庸愚待其子，必以賢智待其子。凡所為責成與戒厲者，一出于勞。雖欲如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將能已乎？臣之于君，無不當忠，果以忠焉，則不以中主望其君，必以聖明望其君。凡所以陳善與閉邪者，一出于誨。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為父與臣者各盡乎道而為子與君者各體其情，可已。析講示人以愛子忠君之則是正意，而子之善體其勞君之善納其誨意亦直補。出輔慶源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按愛之忠焉一字作讀，即下能勿勞，離乎俱有力。

為命章全旨

此即鄭國辭命之善而見用人之及亦以明四子體國之公也

子曰為命，裨諶帥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義也。行人，掌傳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存疑子曰：國之有辭命，所以讓信修睦而交鄰國者也。死鄭以小事大，其為命尤不可苟矣。鄭之為命也，以裨諶為草藁，而創立規模，不意然。意思恐無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究，與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則意恐未停當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以去其太繁飾之，以添其太簡。然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當國

者也又從而潤色之易其句讀字面化陳而新易俚而雅而辭命乃成焉夫一辭命也鄭能用四子之長而四子亦各效其長此應對鮮有敗事也

析講洪氏曰四子者求辭命之善耳不有其已也○為命提超四之字皆指辭命辭命有國重事所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者皆係于此討論其草創修飾其詞論潤色其修飾逐句相推下去要見各盡所長意神謀謀野有獲素善造謀故任以草創世叔美秀而文熟于典故故任以討論子列國皆四國而辨大夫者善于詞令而能納其中故任以修飾子產當凡事皆受其成且博學洽聞以文學稱故任以潤色夫一辭命而成于四賢之手可見鄭之能盡衆長而四子之同心體國亦可概見矣○左傳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則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侯是以辭有敗事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傳首以為子產擇能者得之

或問章全旨

此章是聖人評論人品褒貶各無所私意一段隨問隨答原無斷制只各實其人以應而以字褒貶之意自見則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皆春秋以為人物巨擘故或人舉以為問夫子于子產則稱其心于管仲則稱其功不沒人之善也于子西則外之而不數其失之何如不揚人之惡也蓋聖人于褒貶中而寓忠厚之意者如此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參序或問子產之為入子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于國乃惠愛斯民之人也

析講大全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稱其心而言之孟子惠而不知為政以其乘輿一事言之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惠人不作愛民字看蓋惠愛其民之人也○子產之政如作封漁鑄刑書其事多嚴然其心則主乎愛蓋欲用猛以濟寬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逐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名自公以致禍亂則其為入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參序問子西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外之之詞也見其不足為輕重也析講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主名昭子西長而好善平王長立長則願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潰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逐仇將來討秦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昭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傷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都遷于楛而紀改其政以定楚國○太全蔡氏曰彼哉彼哉殆有不足置褒貶也者僭王改紀何張深論劉上玉云彼哉彼哉猶云他廢他廢吾不知道也○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則馴夏楚宜申馴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亂謀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問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麟上云夫子非以已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

能為國進大才耳○自公勝之亂殺子西而怒惠王則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益其終以謂孔子之言也○孔子在孔子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自公亂于是年六月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聚年其未有聞也

泰序問管仲子曰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仲相桓公桓公以其有功而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仲伯氏後來窮約飯蔬食至于沒齒曾無怨言此自知已罪之當黜而心服仲功故如此觀此而所為管仲可知矣

析講太全朱子曰集註猶言此人也猶詩所謂伊人葦子所謂之人也葦作盡人道說恐管仲也未盡得○馮氏曰駢邑

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饒雙峰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
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
尊王亦大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皆知尊伯術
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于桓文管晏一切抑之○
許之外之各有頭項不可于子產
又說他短處于西守又說他長處

貧而章全旨

此就常情事勢上言知其難則當以告之知其易
豈可更于易處失守乎重上句不可與下句平對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合泰子曰人情處貧乏之境多所怨恨乃能處之泰然若無
怨尤之心此非安于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寔人
之所難人情處豐富之境好生驕逸然在稍知義理者便能
安分自守其恬以處之而不至驕肆者猶為人之
所易也常情如此所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也
析講怨不但失于外一毫有所不平于中皆怨也故貧而無
怨易無怨則漸進于樂矣意本朱子能安于義命則無怨若

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謂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意本饒氏○

江熙云頗淵無怨不可及也于責不驕猶可能也

孟公章全旨

此夫子隱譏公綽在職不稱亦以傷管用人之失
通章當玩二為字綽本大夫而曰為趙魏老則優
其不優于大夫可知矣綽本魯大夫而曰不可以
為滕薛大夫其不可為魯大夫益明矣重下句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太家勢重而無諸
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
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益康
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
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
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泰大全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為人也以之
為家老雖趙魏等卿家大如此然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苟
能正己養望則居其位不無知彼固為之有餘矣若以之為
大夫雖是滕薛小國其政亦煩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非

有治煩瑣劇之材則不足以勝其任彼亦不可為也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知于才者故用人者貴因材而器使之也析講存疑聖人分明說是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勝且不说他短先寬他長處而帶個短說多少婉轉妙處○註中國小政繁非為國小故事繁言雖國小事亦繁見大夫難為公綽不稱也存則國人事例簡則可為不成陳新安曰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于才所以不可為際薛大夫○真註看來只以才望二字作骨廉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為趙魏老以望為重只要他廉足以風貪靜足以鎮躁雖無才亦可為薛大夫內撫百姓之凋敝外應強大之征繕非才不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為○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夫子云然

子路章全旨

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子路中和不足而忠信有餘成人其可進矣此兩語以成人之道即其所已能者而進之以所未及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矣

知去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齊大全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凡人之資稟偏而有疵則不能成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多材藝此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于至實樂以和之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歸于和平則才全德備渾然粹然以為成人亦已可矣

析講成人言人完全不虧欠也若字甚活言若此等之人

進之以禮樂耳。○自雲峰曰公縉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全。武仲之智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備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下武仲之要君公縉之不可為大夫莊子。無死敵而不終于老冉求為季氏粟食皆有偏倚豕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蓋四子之長意雖重在文之以禮樂上文則四者渾全無迹無智名無勇功無廉能無藝迹是性體上用酒養工夫不是氣質用惠故曰文文之以禮樂全在心上做工夫涵養陶鑄將四者造到中節無偏倚處是文以禮將四者造到中和無乖戾處是文以樂更知禮樂不在四者外文不在禮樂外。○蔡氏曰此就兼人處點化子路見後勇不足論即兼四子之長尤必文之以禮樂使智廉勇藝做到中節而無偏倚從容純粹而無駁雜然後乃為成德之人。○文之文字指節字和字集註文見平外是死字然亦由文之文字而生。○武仲名統文仲之孫宣叔之子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荀子齊人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又史記莊子力能刺虎。○朱子曰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賦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闕三獲甲首以獻。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已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不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寔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縉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

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參達說予曰夫所謂成人者固在于兼有衆善而無一疵之
 累矣然居今之世而以成人名者豈必衆美之兼備若是乎
 惟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
 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終始而不變有是忠信之實雖其才
 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視世之趨利避害而有言不
 踐者大有間也亦可以為成人之次矣由此
 成人而進之則成人可及矣由也其勉之哉
 析講忠信只是「少」寔心思義則忠信見于取與之際授命
 則忠信見于死生之際久要則忠信見于然諾之際雖才智
 禮樂未備而大本已立故亦可為成人○蒙引才智未備是
 欠了武仲之智丹求之藝禮樂未備是欠了文之以禮樂「下
 句」○忠信之寔三句總言之不可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
 約之久便是平生曾有此言到今時移事變了却耿耿在心
 不食其言也○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下亦可以為
 成人對上文而言○大全張氏曰三者雖未有過人之才而
 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
 可以為成人此亦思在循之意也

子問章全旨

此章見時中之難上節因人之舉文子而問之欲
 人知過情之非中下節因過與文子而疑之欲人
 知行行之不易蔡氏曰此
 亦見聖人衆好必察之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
 為人其謙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參序昔公叔文子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于
 公明賈曰：「信乎？」爾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子衛人也，當必
 得之，聞見而知之，真矣。夫子此問
 蓋疑其過于中而不近人情也。
 析講新安陳氏曰：「不言笑不取，見其靜不取
 見其廉。」○信乎，一問深，有核寔之思。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

泰大令公明賈對曰以此相告者過也此不近人情之論也蓋多言者人必厭其言吾夫子平日時當言然後言人皆不厭其言雖言而寔若不言也苟笑者人必厭其笑吾夫子樂當笑然後笑人皆不厭其笑雖笑而寔若不笑也貪取者人必厭其取吾夫子義當取然後取人皆不厭其取雖取而寔若不取也故人以以此稱之耳然人之稱文子者矯乎人情者也則固過矣賈之稱文子者撝乎時中者也則尤過矣故夫子疑其詞曰據爾所言爾夫子其果能然自我思之爾夫子之言笑取豈其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不直斥其不然而亦不輕信其然可以見夫子忠厚之意是非之公矣

抑講不言不笑不取只是備之行凡氣質好者亦能之特言樂笑義取則是時中之行非學問充足義精仁熟者不能故夫子疑之然此等俱是其然上面語意須不涉正言其非方得夫子渾融可氣○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史鱷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其字是猜度之詞然如是也言果是如是乎以我觀之豈能便如此乎總是疑詞勿斷若單出其然句則云據子之言文子爲人是如此庶不犯下句

臧武章全旨

此未了誅武仲無君之心首一句是案下一句是斷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更看是事不如如此而意則如此寔有可誅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目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

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習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里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定要之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合泰子曰武仲得罪奔邾則立後與否魯君主之非仲所得專也如謂先人不可失祀則歸于魯以身請之可也不然待罪于邾以詞請之可也乃先以防自據使人求為立後于魯君以示若不從其請則將據邑以就此扶君以不得不從之意雖曰彼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按迹誅心武仲亦何所逃罪耶

析講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未子正之○要君全在以字上見請後可也以防而請全是要魯君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是說詞不信是斷詞玩此二句似當時之人但曉得他卑詞請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挾故夫子聞之以明臣子之士君父不可以不順所以正天下之大法也○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糾糾立之季氏以公鉏即公為馬正孟莊子疾豐與之糾謂公鉏苟立羯子之謂仇滅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之難告季孫曰滅氏弗為亂季氏不信滅孫聞之戒也
氏弗辟藉除道於滅氏滅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滅氏糾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滅賈臧為出在鐘各二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日糾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佞糾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日糾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講苟守先祀無廢一勳二與官叔也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糾致防而奔齊

晉文章全直

此夫子發桓文之隱也正諸人不知處即是隱人故發之正諸人以事言不以心言言心則皆不正也○**木全陳**氏曰二公心皆不正論其事則彼善于此桓僅優于文耳論其心晉文固謙桓亦非純乎正者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說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譎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

陰謀以取勝其語甚矣二君他事

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意

參達說子日五霸迭興桓文為盛雖其以力假仁而術同歸于不正然其行事之闇微有彼善于此者嘗見晉文公所行之事大抵踪跡暗昧而陰謀取勝者居多如楚圍宋也則伐曹御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至于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子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上其殆諂而不正也又嘗見夫齊桓公所行之事大抵舉動光明而不由詭道者居多如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不供而責莫王以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至于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其循正而不諂也桓公以事之正而飾其心之私文公以心之偽而濟其事之諛雖功罪同而優劣必有分矣

析講蔡氏曰孔子所謂正而不諂者對晉文言也朱子所謂

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言也○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日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日

告言與臣同也蓋權而得申則不難於正矣○范氏日天十

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

守權非體道者不能也蓋權用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謖

暇于非大難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蔡蒙引知無後為不孝之大帥可以觀舜矣舜當日不告

于父母而娶堯之二女原其用心惡告則不得娶為無後也

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後其先祖祀亦何歸于孝也

君子日權不難正此亦猶夫告也舜與善盡事親之道者哉

柳講告不告聽為無後言而因不告以通其告之義既變通

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蔡引按尚

書舜既克諧以孝瞽瞍允若然後四岳舉之而後娶之則當

無不告而娶之事蓋戰戰兢兢人多好事處士性如孔子

主禮恒伊尹割烹鮮不告而娶此類甚多孟子大概亦隨所

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折之不及一一嚴其妄耳

石之章全肯

此蓋于教人從孝者以盡道也仁義禮智樂皆性

道之各目而其根本切實處總不越下重親從兄

六聞可見孝弟之足重矣是也二字指樂之詞○朱子公遷

言之使人于斯二者知所趨也。○五個實字下開
看當以首節為主。下二段承上二段說。然又不可不
論道理。下節作體孝弟之理。看蓋本文謂氣俱
也。或把用字對。看字看不知其親。
從兄亦是。用字用中。是在是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如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
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民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孝以

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參大全孟子曰：道莫大乎仁義。然其見于日用者尚有根本
切寔之所在。必先主乎此而後其華采枝葉有以發見。事
業之間是為其是。夫仁之是。非他事親是也。蓋吾心之真愛
莫切于事親。凡仁民愛物皆自此推廣以出。早義之是亦非
他從兄是也。蓋吾心之真敬莫先于從兄。

凡長貴尊皆自此推廣以出。

析講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如仁與義是斯道之親會。

書桓則曰：齊小白。言實有齊國也。子糾則曰：糾不言之齊以

不言之齊也。言子非君之國也。○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
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

代弗許。故謀作亂。管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
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也。太子襄公糾之二人因作亂。遂殺襄

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伐齊。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牙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管召也。請受而甘心焉。言欲殺子糾于生。實召
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音脫之歸。以告曰。

管夷吾治于高篋。言管仲治也。沐使相可也。公從之。○附

錄：呂氏春秋：鮑叔牙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召
忽曰：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佐公子糾也。管仲曰：國人惡糾。

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令鮑叔傳

公子小白。管召君。公子糾所。○管子：齊侯請管仲。魯束縛管
召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殺吾君
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

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泰太金子曰子以他不死為未仁孰知其不死相桓有仁之功乎當周室衰而夷狄橫也桓公九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一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之威皆管仲善謀之力也夫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孰有如其仁者乎孰有如其仁者乎殆未可
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迷病之也

析講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說者直以為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因不以此兵革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可謂矣○也之字以而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自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蒙引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夫子之取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于忘君事仇一節則夫子始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不以兵車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今以春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比戎三舉而已其餘皆會盟也桓公伐楚伐比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太信一之也

子貢章全旨 子貢責仲重在又相夫子即就相桓明其功業之大以見其仁末節反言正明相桓之為大功死糾之為小節以見其無害于仁非分釋上文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乎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命於子貢曰管仲其卒非仁者與公子糾使所始事之君也

相公殺公子糾則桓公乃仲之仇也仲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相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析講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于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參存疑子貢罪管仲重在又相之故聖人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之曰子以管仲相桓公為非仁豈知其相桓有大功乎周自東遷王室微而夷狄橫天下不正甚矣管仲之相桓公也經營四十年之國政遂以其君伯長諸侯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于是正不惟當時賴之民至于今猶受其匡正之賜而相安于禮樂衣冠之盛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皆淪于夷狄吾如今其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如此

析講大全朱子曰聖人論人功過鮮不相掩當是之時楚之勢最盛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云○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朱公遷曰管仲之仁

未嘗有未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仲之功只在一匡天下到今句又承言之夫子許其功正許其為仁者之功也尊機平看玩之匡皆所以正天下可見一匡天下如蔡丘一會而君臣之分以正凡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懼矣召陵一師而華夏之界以嚴凡以夷謀夏者始知所做矣無仲則下陵上夷犯夏各分掃地禮樂崩也中國胥而為夷狄故曰吾其云云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之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寔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桓而糾凡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登萬世及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善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存疑然則管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不死而桓桓則功在天下各傳後世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執一己之小信小者忿激遂忘遠圖自經于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莫不或知也仲之不死乃所圖者大而不為此匹夫匹婦之見也賜亦錄其桓桓之功而可哉析講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小信與大功相形說本節不指召忽言○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天子詐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桓桓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桓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揚子常曰按此兩章問答兩賢一責死一責桓夫子取一以責桓一取一以責桓身不取一而所取一甚大世解頗似海濤

公叔章全旨

此章見得薦賢固難忘分以薦賢尤難夫子于其既謚之後聞其常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舉而謂可以無愧于文之謚耳只極取其事非解謚法○鄧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薦賢之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參序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僕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以文子因其賢而薦之也是但知以入事君之義而不知家臣僕已之嫌文子之賢有如此者析講曰臣曰同升見忘分以薦賢意理所當薦而薦之則順理而成章矣故曰可以為文○馮厚齋曰謚文子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又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專君三也

參序夫子于文子既沒之後聞其有薦僕之事而稱之曰文美謚也文子能忘分薦賢其所為如此亦可以為文矣于謚何媿哉

析講文子得謚為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為拈出言只此一事便無愧于文矣此極其許可之詞不此孔文子之文姑取一事而言○**大全饒氏**曰如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自見○**存疑**薦賢建國家之大事人臣之盛節故文仲不薦柳下惠聖人幾其竊位公叔文子之薦家臣僕聖人稱其可為文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乎謂夫子貞惠文子

子言章全首

此章見用人所係之重言外有諷康子用人當慎其才之意上節夫如是猶無道下節夫如是猶用人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參序夫子嘗言及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問曰夫其無道果有如是矣而不喪其位

析講蒙引大槩謂其暴倫不敘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一般皆本約之詞也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此三字有所積不止是無道二字○喪失位也與亡國不同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密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也喪也而能

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發大全子曰靈公用人節備有可觀仲叔圍長于言詭者也則用之治賓客以主交際往來之事視臨嫻于禮文者也則用之治宗廟以主禴祀烝嘗之典王孫賈長于武事者也則用之治軍旅以主簡練訓教之事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干鄰國而不至發釁治宗廟得人則籩豆靜嘉牲牲肥膾而神人胥悅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三者皆國之大本夫皆得其人如是又奚其喪夫無道而能用人猶可以保國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

析講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若此不以其所短而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

其言章全旨 此將不作二字激發人必為之志與謹言敏行等意無涉○不是要人緘口結舌只要人竭心去做事以免此內愧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令泰子曰凡人必有為之志則必自度其能否而後言吾所言者皆吾所能行而為之也易矣如其敢為大言自許大言初無愧作之心若人者即其發言之時已無必為之志欲為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析講麟士云要見是斷之詞○難處就不作時知之不待試之事為也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襄公十四年序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析講陳敬仲奔齊以陳氏為田氏田乞事齊景公施德于民盡得齊衆心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陳成子成子與簡公俱相簡公常心實關止田氏疏族田約事關止有寵出言子約曰吾欲盡滅田氏以效代用宗豹謂田氏曰關止將誅田氏

田氏弗先禍必及矣田常于是殺闔止簡公出奔田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參序孔子時雖告老乃齊戒沐浴而朝以告于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此不倫之大變雖齊國之亂賊害天下之首惡也况我魯義在鄰國請與兵以討之蓋欲以誅賊之權與魯而伸大義于天下也
析講翼註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曰陳恆弑不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不義也

公曰告夫三子

扶音夫下
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參序時政逮大夫征討之權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曰汝為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

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誅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參集解孔子出而自言曰君臣大倫誅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嘗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政雖欲不告而不致以已也我禮當告君君不賞告三子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在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未予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皆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九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參大全夫魯之三冢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各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孔子以君命之責也由是一往以告焉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因復正言之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政故不敢不告于三子耳告而不可吾何能以強之哉噫其所以警夫三子者深矣
析講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兩以吾從大夫之後一是在昔後說一是在當面說一以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而况君乎一以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而况在位之大夫乎一是在嘆詞一是在警詞兩不敢字俱要發得教切見不敢養好不敢縱惡故不敢不告

子路章全旨

此章見純臣之心勿欺與犯無甚輕重還以勿欺作主犯則恨勿欺說出所謂忠以行直是也勿欺而犯對看用說勿欺就平日言犯之事指諫詩言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參序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爲道平日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凡進言宜力必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分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于此矣
析講人臣雖有勿欺之忠到盡言處若些須有顧忌畏怯則于誠處尚有缺非所以成君德也故有勿欺而犯顏之本立有犯顏而勿欺之寔見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他翹君沽直即此便是欺了○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始可云無欺犯專主諫諍說
○大全饒氏曰勿欺泛說凡獻納宜欽皆盡心無僞至君有

過則直言正辭，犯無隱語。類子路不是，賤人底人曰無臣而為有臣，臣欺也。存疑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顯更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註：圈外此章明君子小人志趣之異，上達直達到天理盡頭，下達直達到人欲盡頭。上達如登九層之臺，下層高一層，下達如墜千仞之淵，一步低一步。兩達字是活字，俱有且新不已之意。

君子章全旨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污下。合衆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其達亦異。君子則達向上去，小人則達從下來。蓋理本自高明，君子心平理已，向上矣。由是愈積累，則愈高明。直到理之極處，豈非上達乎。小人則心平理已，趨于下矣。由是愈汨沒，則愈卑污。直到欲之極處，豈非下達乎。學者何可不慎所趨也。新講大全朱子曰：凡事皆自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个道理，小人就中得个污下的道理。○胡氏曰：循天理，循人欲，上達下達之別也。進高明，究污下，上達下達之實也。

蔡氏曰：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曰進乎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污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曰究乎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污下之地矣。○註中高明污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

古之章全旨

此見古今學者用心之異。同一學也，而為己為人之心之初可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人爲學之心，而嘆世俗之衰。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曰：德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朱太全子曰：同此一个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在之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要得之于己。今之學，此者明道進德，其心要

求知于人其內外各寔之別如此

析講註中兩欲字是學的主意學不外致知力行今之學非不與古同只是學時立心有務寔務名之不同耳○孔子之寔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正學也如後世刑名術數詠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蔡氏曰此章言同此一學而小中所為則不同如一言行也寔求尤悔之寡為已也欲求聲譽之集為人也進類可見○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已者其工夫必深若已無寔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寔得然後已為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以見知于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為已者之深切也工夫深者必有寔得工夫苟且者必終于虛墜矣

蘧伯章全旨

此章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使者能道其心故夫子亦心契而嘆美之

蘧伯玉衛人太公瓊孔子居衛管主

序衛蘧伯玉日使人來問侯孔子析講顧麟上云鄱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了華為夫子使齊可見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務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七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晚獲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泰大全孔子命之坐而問焉如對伯玉也曰爾天子近自果何所修為使者對曰吾夫子之所為者亦無他惟于日用之間常常欲寡其過而勉強自勵未能如其所欲也曰使者之言觀之欲寡過則不自是謂已能則不自是此語身常若

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使者出天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可謂使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心也析講遠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魯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於衛則伯玉于鄭則子產數人而已夫子知伯玉有素何為是問近日所為以聖賢進修十日有一日工夫其近日所為必有異於昔所親見也寡過句是形容伯玉克已不及之心猶云我夫子所為惟欲寡其過而心常若未能也此過字兼念慮言行說須切大夫言寡過未能是伯玉一生心事使者窺見其心已自不凡而詢氣之間又謙和不迫故夫子與之使乎內兼此二意○胡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于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于內言也且曰欲而未不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于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欲寡向十個字要下氣讀○身過易遣心過難除欲寡自愈見其本能○未能當云愈克治愈覺積累之難盡註常若不及正是從身上自覺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君子章全旨

此揭君子之知止也位即所也思不出即止其所也時說並把素位而行入講不知此位字與素位而行位字不同彼位字以地位言此位字以身之所處言當然不易之理言當以位字舉會長者止而不動之意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字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合衆曾子述艮卦之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位以內當思位以外不覺思思之即為出位矣是故君子觀艮止之象而夙夜圖維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惟隨身所當盡之道以返求之心而已何嘗有慕外之思哉析講大全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皆位也饒氏曰不出其位如為子則思孝

為臣則思忠之類皆是○胡氏曰憂體則止之義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君子心止其所時行而行時止而止據見在之位而思運之不惟盡其分而且定其心也附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蒙山重艮之象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橫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不及皆出其位也况喻分乎折衷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故其思如此

恥其章全旨

此見君子矯輕警惰之心也恥字總字全在心上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于言也較敏慎更深此以己能言少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參序子曰言易於行難盡君子則恥其言若有所愧作而不使有餘而過其行必欲其難勉而不使不足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祈講朱子曰過猶易也過平良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行非可過者他勇猛精進的意思若或過焉早知說七八分而欲行十分是也

君子章全旨

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下君子勿作三樣人不憂不戚不懼總是心無累勿作負過說上節惟夫子親于體道故寔見其無能下節惟子貢深于知聖故確信其自道總以道字作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為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貴以勉人也
象引子曰君子所以備德于己而為道者三反之于我未看能焉三者維何仁知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處順逆而心不憂我未免于憂也則于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物而心不惑我未免于惑也則于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而心不懼我未免于懼也則于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道體無礙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
進學者之意○道字虛下三句正是道仁知勇即其會于君
子之身而名之者也仁知勇備于心自無憂或懼之累不字
須說得自然合來總成个君子之道
須緊抱君子說方與泛然立言不同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
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衆蒙引子貢曰此特夫子聖不自聖單言如此也以賜觀之
夫子于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
焉者哉

析講聖心常虛故能自道註自道猶云謙辭謙字宜渾○疏
曰體道而至于化則不自見其能子貢一語於夫子無能之語
如見聖人之心體不覺而指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章全旨

此章見學當先自治總是不足他友人意賢謂自
治有餘不少暇謂自治不足總是抑子貢勿說上

是與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

方也此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變其知長雖亦窮理之事然
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發其
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

責人辭不迫而善其德也
衆序子貢曰自好比方人較其短長恐其自治之切務也
夫子姓以警之曰方人之事惟自治既優者能爲之賜務爲
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當有餘也若夫

我則于人之短長固未暇及之賜其知之否
析講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个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不患章全旨

此示人以爲己之學學而求能乃爲己之實功
若講求能以爲人知地則猶然人不知之心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

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

此一事益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參序子曰大凡世之知譽于己無涉故不患人之不已知惟
其學焉而不能明理行焉不能踐定此其足患也君子求在
我而已

所謂患其不能全是求其所以能處世之學者常以人
不已知為患而不以己之不能為患故言此以醒之

不逆章全旨
此為人以察察為明者發總是
貴自然之明不可以誠明並說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許謂人欺已不信謂人
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
為賢也○楊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
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
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亦勢所必有也但天下之人防範備密者多億詐之私而非
自然之覺其不逆億者又固小人之計而終無所覺皆不足

貴也○有人于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測人之我疑而於
人之疑與不疑欺與不欺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
者此是心地光明物無遁炤的人豈不為賢乎

柳講勉齋黃氏曰詐不信難以事見而可以理知不逆不億
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詐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
之虛寔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
明智者不能也○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
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奸亦不隨事而墮于小

人之奸其斯為誠而明之君子乎○先覺是說非億度之知
乃明炤之知耳億度有心明炤無心○麟士曰按說義不逆
詐至先覺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看字定落看做一不
人故緊贊曰是賢乎真不易也○按做一句讀而中間亦
字微一轉剔精神傲動在此○是賢乎猶云如此乃可貴耳

不作人品說○先覺內註中兼情偽言之猶云詐與不信
與不信一見便自覺得也原不專泥定覺其知不信一義
須善會之

微生章全旨

之固也

微生歆徒泥于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以固為疾全不自明心事非疾微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彼乎

聲

微生姓歆名也歆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

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彼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參太全微生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擬其以口給取

悅謂之曰時不可為斯可已矣自于列國何為是栖栖然依

戀不舍教母乃為彼以求用于世乎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

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禮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參陳氏子蒼之曰夫人立身待人自有中道丘之為是相

者非敢為柔佞希世之事也亦疾夫固執太過不通于世用

也若以天下無道而襲之則是固矣于其知我乎

析講世道有升降全在吾人力挽之若一于高尚其誰與易

夫子毋固故周流于列國微生却譏以為佞非其肯矣故夫

子自明之固字有望望然去之意與栖栖相反疾夫固而不

為故不得不栖栖耳語意正相對○饒氏曰此二句

非徒解一佞字寔發明以道易世不得已之深心

驥不章全旨

力也要看稱字

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驥有德亦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

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參太全子曰均是馬也而馬之良者為驥驥美稱也驥非無

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不以其力之任重致遠以其德之

調良馴習者也彼夫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

不以才而以德亦猶是耳

析講此即詩之比體君子才德意在言外○胡氏曰
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睚眦也

或曰章全旨

此章見報怨貴得其宜世人有小於薄或人矯為
厚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而不失其厚只重
以直報怨上而以末句足之朱子
云通章只論報怨之道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善德謂恩惠也

泰序或以人情仇怨相尋乃為之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
故忠厚之心日薄若於人之有怨于我者竟若忘焉而以德
報之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
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合泰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上面更無
一件可以報德亦以德報則等于怨欲別

于怨又窮于報是薄于德而厚于怨也

析講何以報德朱子云譬如人以于金與我以于金酬之
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于金而吾亦以于金與之却是何理
視與我于金者更無輕重是斷然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
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
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
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
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
指意曲折以復如造化之簡易易

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合泰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其當必
也人之有怨于我者以直報之愛憎取舍視夫理之當然
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亦不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
典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至于德有大小

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

析講怨不必說，到君父之仇，只是尋常小怨，故理當愛取，即愛取理當憎食，則憎食一以忘其怨，一般方是以直報直字。中有多少含著宣報，而報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陳新安曰：怨有不必報者，不以仇報之也。朱子曰：以直報怨，如此人舊與我有怨，今果實耶，則孔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以德報怨，亦非以私恩答公義也。凡可為他着力而不當，義處必為盡心竭力，扶持調護之也。○筆記口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以德報怨，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一字便明。

莫我章全旨

此夫子因世之好異，而以反己之學示子貢當世。稱爲聖仁，稱爲生知，何嘗無名譽？莫我知，是心相默然之謂，非慮莫已知，而有不平之嘆也。首尾總是一個莫知，總是一個反己自修，未知我句。正與首句相應，天知正是莫知處。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泰大全嘗特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乃夫子忽發嘆，曰：世之人其其我知也夫。

初講此句要體會，語意莫認作聖人因人不己知，而有不平之嘆也。子貢智足知聖，然平日多在高高處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中，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入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乘朱子子貢怪而問之曰夫子道德高厚如此宜有以致人
 之知矣人何故其莫知子也子曰夫人立異以為高者始也
 致人之知也我之所為異于天也我之知也我之所為
 時之窮不得于天亦惟反己有歉矣何敢以怨天乎用舍係
 乎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于人亦惟反己有闕矣何敢以
 尤人乎但知爾勉爾庸常之聞致尤于人事之近理有未知
 也必求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只在平
 寔卑遜處做工夫而理得于深造之熟道融于真積之久自
 然知焉且精而至子知之至行焉且進而至于行之盡以
 達乎高明焉要皆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然則知我者
 其惟彼蒼之天乎我之所為不違乎理則不違乎天而冥冥
 之中其有以鑒我乎人非天也而說
 為知我者哉此其所以為莫我知也

析講蔡氏曰何為句言人所不知者何在夫子遂指言人
 所以不知我者所以致于責也○註中反己貼不怨尤自脩
 貼下學循序漸進貼上達大抵怨天尤人者必不反己反己
 者必不怨尤反己而不怨尤自然盡自修之功而有漸進之
 謂下學正反己之寔地矣下學只是說從卑近處用力如日
 用常行之際所當知橫行者是也上達是出近而遠由卑而
 高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也達字即註中進字直解作明達
 之達不可從下學上達皆朴寔為己而非有所歛動于人處
 固非所以致人知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夫子之所學皆天之
 理則方心與天心自相默契故曰天知而人之莫知不待言
 矣○人情有怨尤則必希世求合而學務標炫人或知之矣
 故蒼莫知先從不怨尤說起○念二句是言心不外求既忘
 外故但務心學下學是即專即物探討尋驗即于學處有融
 會貫通之妙便是上達下學有工夫上達無工夫○夫子所
 答詞只是解何為莫知子句○十五志學一章便是下學而
 上達句確註下學兼致知力行說上達指知行到極至處如
 不思而得不思而中是也但在夫子口中不可說得於異耳
 ○王觀濤曰知我其天不是天曉得我蓋天者理而已矣上
 達之妙與天為一故惟天契此理知字即契字○自不怨尤
 宋一氣相承勿斷惟不怨尤但知下學而下學自然上達上
 達是我契天契天故天亦契我緊接到知我其天句

公伯章全直

此總見人當安命意思者行讒固是逆命樂者謀
 讒亦未能達命蓋賢人之進退關斯道之興廢寔

有命以宰之則得失毀譽但可置之度外惟聖人樂天知命故左言命以扱之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未

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也
參序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諱想于季孫子服景伯心懷不平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固將因公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權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于市朝而止其誣賢之罪也
析講大全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遇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只諸朝殺董安于只諸市朝皆在市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懸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卑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參序子曰上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心也然世能信用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世不信用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皆非人之所能為者夫由今日固有命存焉命果通也雖想不使之廢命果塞也雖不想亦不能使之興

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耳
析講景伯之意雖善未免有尤人之心故夫子以命釋之道之四句虛說及說末句方是說其如命何見不足與之較也命以氣數言為衆人說也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想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朱氏公選曰孔子兩言其如子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子何是天之命在我

賢者章全旨

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大全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出處

之宜可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參序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安亦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避而隱身不出者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參序其次或見此地無道則辟去而之他邦者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參序其次或以其國之君交接之禮貌既衰知其意不在我也則去之而辟色者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本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參序其次或與其君言諱不知吾之說終不行也則去之而辟言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此皆以道自重不輕于徇世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析講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按賢者二字噴金冠其次指辟之次第言非以賢之次第言

作者章全旨

此夫子慨世道之衰不重賢者見幾而作上曰矣者嘆詞有天地間賢人隱之傷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盡矣

參序子曰君子一身與斯世相關者也故君子之出處可上世道之盛衰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析講作是見幾而作有高蹈遠引而不復出之意與上辟字不同蓋辟則猶有待進而出也

子路章全旨

此節明是譏孔子不可為而強為之必強作知孔子語者非是○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

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為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參序子路從夫子周流倘宿于石門之地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人而來曰我從孔氏而來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其正知時事之不可為而猶栖栖皇皇以為之者與之從之亦勞甚矣噫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晨門何漫相譏也

析講存疑時至春秋雖是很很然使聖人見用自然撥亂世而反之正故聖人不患于無時而患于不用

子擊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以有心作主荷蕢知聖人有心顧譏其有心夫子固自表其不能無

心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

荷蕢者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參淡說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且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于磬矣乃有隱士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于世謝斯人之擊磬乎

析講金氏曰磬編磬也以玉為之。磬以止樂夫子之心欲止亂磬為角角以為民夫子心乎。民故擊之。有心就磬聲上見此只是知夫子不忘天下之心不肯罷的意思非真知其憂世之心也此處尚不是譏下節左議之。問聞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如古人于琴聲中知有殺心耳。翼註夫子心在憂世。擊磬想懷慘故荷蕢知之。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則厲淺則揭

經苦耕反莫已之已音
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經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識孔子人不知已而不知止不能適淺深之友

參淺說既而識曰斯人也鄙哉經經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也君子相時而動夫世莫已知而不止之用也斯已而已潔身以去可矣吾聞涉水者深則厲淺則揭夫涉水者必視水之淺深以為厲揭則君子處世當視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今人莫已知而不已何其昧于淺深之宜乎析講上是疑聽而知其心存于世此是諦聽而知其心之切于用也故以經經之經經且空說下四句正是專確處引詩見當止而止正與經經相反○褰裳涉水由膝以下曰揭褰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鄙是識其識之不達經經是病其守之人堅○引詩只作自家語勿疑識是詩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乃可止不止何不自已度量勿以淺深分說治亂說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合參夫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也何其果於忘世哉若但果于忘世而決去不反凡猶知自潔者便能之末之難矣唯是世有忘我之時而我時存憂世之念必欲舉天下之無道而易之此其所以為難也彼以可已不已譏我者亦未知我之心矣析講果哉是嘆荷蕢末之難句又是自表心事○末之難矣言但愛如此果于忘世此亦何難只是天下不可忘吾學為其難耳

子張章全旨

子張疑人君不容于三年不言故孔子與他說所以得三三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參序子張問曰尚書云尚君小乙薨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號令莫出臣下何所稟命不識書之旨何謂也

析講覺軒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深閭也○**麟士**曰白雲許氏云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以茅茨覆苦枕塊等處其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楹故曰梁闈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本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傳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參序子曰居喪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古之人君居喪皆然考之古禮君薨則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聽命職以聽處分于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君雖不言何憂國事哉此其所以得三年不言也

上好章全旨

此欲人君以身作則之意禮主名分一邊說精神全在一好字好主心言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參**大全子曰為國以禮為上者果能心誠好之修之于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達之于政而訓方正俗必以禮則民之觀感于下者亦皆知尊卑貴賤之等而安于事使之分不待刑驅勢迫自無不聽上之命而易使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禮者人性之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但上不好則禮為虛文民或貌從而心拂故

難使耳今上好禮章軌率物一皆誠心之所設施有以觀
于此則民皆遜志于禮自以為理當然也而非為勢所迫也
故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變峰饒民

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

子路章全旨

通章只重修己以敬一句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俱在其內蓋人與百姓未安便是敬之未至君

子修己之敬是聖賢成己成物德始微終學問能敬則百事皆知明處當而所以安人安百姓之理不外是焉夫子不獨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之雖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个修己以敬非有待于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末二句不重修己則重不可復加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

之盛自然及物者皆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對乎人矣堯舜猶病諸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養帝

合泰子路問何如為君子子曰人之成德不外於心所謂君子者其用功惟在修己而其修己也一于戒戒慎恐懼無時少懈則天理存人欲退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為君子者然也蓋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徹下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君子之道大矣如斯而已乎子曰對己而言則有人以己觀人則己之道即人之道也果敬極其至而體虛動履施為無不當理則一敬所充自然及物雖以之安人不外是矣子路又曰君子之用宏矣如斯而已乎子曰盡乎人則為百姓以己觀百姓則己之道即百姓之道也果敬極其至而施為當理則一敬所極無

物不被雖以之安百姓不外是矣夫修己以安百姓此等功
效之大雖堯舜之心其猶以為病諸不致自謂已准已安夫
以二聖之所病者而一修己足以致

之則修己以敬豈不足盡君子乎

折講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

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時其功致之遠則

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乎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猶曰修己而

可以安人安百姓也存疑敬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

十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千萬事皆此敬也

徹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百姓之安皆此敬也○君子分

量經綸參贊皆其分內事然未有出于己之外者故夫子告

子路只修己一字以敬是修己的方法下而修己內皆有敬

字以敬以字有工夫以安以字無工夫修己以敬則以之安

入安百姓無道也安字不生感化言即是敬之知明處當

處朱子云安人而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

極而安人之盡也○一語問不置故以此告之○蔡氏曰敬

是戒懼慎獨常惺惺便覺味放逸之私無自而起心無不

正身無不修是也修己然此已非一膜之已敬亦非寂守之

敬已所行即是人所受此不慢一人不輕一物齊治平無非

此心就業之所運用修己自該安人安百姓安人安百姓乃

見修己之全總括在敬修一詞內了子路以為止修己已故

少之未予告以修己也所以安人又豈視安人故尚以修己

即所以安百姓此非說修己效驗乃說修己全效也堯舜猶

病者惟其以安百姓為修己百姓未能盡安即已終有未修

故堯舜猶以修己為病終身以敬修己而無一息之間斷也

子路奈何少之○工夫全在修己上安人安百姓蓋其充積

之盛自然及物也不是我修己特地去安人安百姓○人情

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

修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

原壤章全旨

此見孔子待故人之道幼而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

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者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

者夷踴躍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焉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腰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躍然衆蒙引原壤圍孔子來序他可定其處以待之孔子見其無禮責之曰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一則當孫弟長而成人則當有以自立使人有所稱述汝幼而不順弟于長上及長而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耶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世間為風俗之蠹而又不死不循禮教敗常亂倫是為風俗之害也已既數責之又責杖微擊其脛令不踴也析講按原壤毋死孔子助之沐樽壞登木而歌曰釋首之珥然執女手之咎然夫子為弗聞也而曳之今乃責其夷俟何耶蓋毋死而歌其過大聞之則壤為當絕束俟之過小責之則壤尚可容聖人用心之忠厚如也夷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如也哉問以壤非可言喻者故出其脛而責之是不然也禮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者蓋孔子自衛及魯之後曳杖而出適見原壤之夷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飲足而不嘔耳豈其不可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杖以擊之哉○闕上云老而不死何足傷哉何足辱也○闕下

闕黨章全旨

為重○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與之也衆序闕黨有童子來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意蓋有在也或人不知問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必童子學有進益者與故以此寵與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參大全子曰非也禮章子當隅坐而此章子吾見其居于正位也而隅坐之禮不備矣章子當隨行而此章子又見其與先生並肩而行也而隨行之禮不備矣有曠等之意無自卑之心此非能以謙受而求學問之進益者也乃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吾故使獲命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席以進也豈寵而異之哉析講謙能受益章子不謙而傲故曰非求益者也此一句重正與益者與相應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章子吾非學問有成也未補抑而教之之意○先生只是年長非是既也○記檀弓會子疾章子隅坐而執燭又于割父之強隨行

論語卷之七

